

老柿树，故乡的一颗美人痣

刘福田(河北)

秋风拂去落在往事上的灰尘，一棵挂满桔红色灯笼的柿树，让已经远去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——在我的老家，秋灿烂如火，地头里、田畔上，三三两两生长的柿子树上，渐黄还绿的叶子在风中摇曳飞舞，枝叶间若隐若现的是一盏盏桔红色的灯笼，调皮地烘托着秋日的温暖与丰收。

光影流动间，那红红的柿子挑开了记忆中的层层帷幕，脑海里闪现的，全是老家后院里的那棵老柿子树。据我的父亲讲，那棵柿子树至少已有六十个年头了，高大的树干有八米多高，巨大的墨绿色树冠下，棕褐色的树皮斑斑驳驳，树心有一部分已经空了，盘在地面的巨型树根像是神话中龙的利爪，深深地扎在我家后院里。

每年春天，柿子树抽梢后长出茂密的嫩叶，枝头开出点点黄白色的柿子花。春风徐徐吹来，一阵阵浓烈的馨香沁人心脾，细小的花蕊招蜂引蝶，勤劳的蜂蝶呼朋唤友，结伴而来。

入夏，雨后初霁，几声蝉鸣，柿子树那泛着油绿光亮的枝叶间，已点缀有时隐时现的小柿子，青青的小果粒像是嵌在碧空中的绿珍珠，让我们围着老柿子树屏息心醉。

秋天踏着细雨和凉风而来，挂满枝头的柿子日渐成熟，饱满的果实已开始散发出诱人的光泽。童年时，站在树底下，仰望着枝头沉甸甸的柿子，我们总禁不住口馋的诱惑扛来竹竿敲打，偶尔掉下个柿子，大家就遍地寻找争抢，只要柿子一到手，不经水洗便咬上几口，涩涩的苦味顿时溢满口腔，但仍不舍得扔掉。再往后，爷爷把熟透了的柿子打下来，奶奶用温水把它们洗净，储藏在保持温水的大锅里，两至三天后，我和弟弟还有小伙伴们就吃到了甜甜的柿子，亲朋邻居也都因奶奶的方巾裹来的柿子尝到了甘甜清爽的味道……

爷爷常说，人这一辈子就像这柿子，本身就是苦涩的，要多经历些风吹雨打，才会先涩后甜。现在想来，爷爷的心也像这棵老柿树一般，慈祥而温暖。我更愿意把那棵老柿树看成是一颗美人痣，长在思乡人的心上，永远不能剔除。

老柿树，故乡的一颗痣，一颗令人魂牵梦萦的美人痣！



朱沁明

陆续回家的秋叶

赵采斤(安徽)

没有春的娇丽、夏的蓬勃、冬的深沉，却处处展示着独特的神韵——心甘情愿地落下，把自己融化成黄土一般的颜色，这就是秋叶的风采。

尽管霜降已过去一段时间，但行道树上的树叶依然算得上丰茂，然而，就在我于树下行走时，一片树叶“吧嗒”一声掉在了眼前的路面上。我驻足四顾，发现又有一片树叶在空中缓缓飘落，这片树叶飘落得很慢很轻，如同荡秋千般久久地翔于空气中，身姿潇洒多情。

飘落的秋叶既非病叶，也未曾受伤，为什么要早早回家呢？其实，这些阔叶树实施的是“丢车保帅”战略——在寒冷的季节里脱落树叶，避免过多地蒸发水分和消耗树枝、树干、树根的水分，于是，叶梗和树枝相连的组织开始软化，变得非常脆弱，叶子在秋风秋雨中便纷纷飘落。从这里我们可以收获一份温馨提醒，这提醒里往往夹裹着寒流的侵袭，然而，秋叶的飘落却错落有致、从容淡定，没有一丝突兀，它似乎在春天萌芽时就明白了自己的使命——无论在绿满一夏的时候有多么壮丽，但到了寒风冷雨袭来的季节，自己的使命便行将结束。所以，当秋叶把最后一抹颜色呈现出来时，就毫不畏惧地告别大树，飘落的身姿是那么自然、那么飘逸、那么无牵无挂，叫人羡慕不已。可以说，秋叶的“陆续”回家，既是一种规律，一道风景，更是一种勇气、一份责任。

树叶间阳光的视角效果，超出了四周群山和秋天的想象。我紧紧地盯着一片将要告别玉兰树的秋叶，脑海中的文字开始金黄，它终于落下了，我寻找着这片落叶的秩序，比如像小溪一样的简单、蚂蚱一般的好动抑或山雀一样的喧闹，也许这些都能归纳或概括，然而，我分明看见，树叶离开后的树枝柄部已有一颗很难发现的新芽。故而，秋叶的飘落没有一丝犹豫和伤感，它们在演绎飘落即回家、落下即新生的“道”。

人们常说，秋天是美丽、多彩的时节，而秋叶的飘落就是一种诗意的展示，这不仅是因为天地间有金黄、橙黄、橙红、赭红的树叶如油画般绚烂，单是看每一片叶子上用整整一年时间才牢固地经纬交织的叶脉，便能让人产生无穷的猜测和遐想。

陆续飘落的秋叶，其沉重的担当不像春天那般浪漫，其凝结的情感也不像夏天那样炽烈。丝丝秋雨在天空中飘洒起来，让一片片秋叶尽情地舒展身段在天地间舞蹈。当然，也有些树叶挂在树枝上迟迟不肯随风落下，那光影与其说是顽强，倒不如说是一种与自然的相悖。“叶不落”的现象移到人的身上，往往还对比出“人不归”，因此，当看到一片秋叶义无反顾地飘落时，我就在想，连树叶都知道，秋天来了，自己该陆续回家了，可有些人为什么就做不到呢？

月光

李安宁(江苏)

今晚的月光
很白
白得能听到
像雪花一样的呼吸
白得像一束软软的
棉花糖
裹着一层淡淡的童年忧伤
白得像一面虚空的镜子
经不起一阵秋风
吹皱了镜中母亲
满头银丝

草木宁静

耿艳菊(北京)

如玉。此时的天，正是如玉一样润而静美，而人的心也是一片晴空，风烟俱净，欣欣然，朗朗然，顿时觉得空间阔了，光阴慢了。

在这种清而宁、静而闲的心境下，我通过手机里的软件认识了三种植物。胡同里那几十棵老树的名字叫毛白蜡，每天出了地铁站要经过的酒店门口有棵葳蕤的树是鹅掌楸，还有家附近林荫道上的悬铃木，在秋天一树树的红叶闪烁，美得炫目。

认识或不认识身边的植物，却不知道它们的名字，这于生活本身来说，确实是无关紧要的事，而当把这无关紧要的事当成要紧要事的时候，竟是十分欢快的，有一种无法言表的愉悦。识得它们后，植物便不单单是植物了，而是默默含笑的知己朋友，偶有琐事绊心，看看它

们，总能很快释怀。周作人在《北京的茶食》中写道：“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，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，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我们看夕阳，看秋河，看花，听雨，闻香，喝不求解渴的酒，吃不求饱的点心，都是生活上必要的——虽然是无用的装点，而且是愈精炼愈好。”这篇文虽看过好几回了，在拥挤的地铁上再次读到时，我依旧兴致盎然地一手托书，一手在笔记本上逐字写下这些闪光的句子。它不是日用必需，甚至多此一举，却让我在狭窄拥挤的环境得以宁静——无用而美好，也可以让生活有百转千回的味道。

近来，看上一套好书，书名叫《云山花事经眼录》，分为“春色”“夏影”“秋韵”“冬彩”四册，记录了128种花草植物，详解这些植物在白云

柴门清欢

杜明芬(浙江)

慵懒的清欢生活便出现在眼前。

在城市生活得久了，总是容易就联想出一幅月光与竹林相映成趣的画面，林下月光星星点点，犹如残雪，自是美极了！然而，除却这极美的意境，“疏疏”两字也颇得我喜爱——温婉可人的时光从柴门的缝隙中跑出，疏疏地落在奶奶搭的藤架上，便是我童年中最美好的回忆。

记忆中的故乡，总有一扇柴门半开或虚掩着。推开门，便可见奶奶栽种的瓜果，长长的藤蔓拖着茂盛的苍绿，各色的花朵携着馥郁的芳香，吹奏着童年的歌谣。一束阳光斜照进来，洒在猫咪黄白相间的脊背上，洒在爷爷歇息的竹椅上，

许多文人墨客都喜欢安逸的生活，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、林和靖的梅妻鹤子、竹林七贤的闲坐幽篁……在红尘滚滚的俗世里，我们是否能如他们一般追求清欢？然而，

似乎所有人都在被纷扰的世事消磨着，很难有人能停下脚步去看一片叶的飘零，更难静下心来听一朵花的盛开。日子久了，这种“难”仿佛便成为了一种习惯，成为了一种理由。

多年前，读到苏轼的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这句诗时，还不懂清欢是何种滋味，只是莫名羡慕这位文豪的从容安静、自在悠然，直至我一个人去了远乡，在陌生的城市里，当灯红酒绿的喧嚣、擦肩不识的孤独都一一展现在眼前时，我才知晓了清欢的难得。在寂寞的时候看夜色，总是很容易想起故乡的那一扇柴门，那时我发觉，原来柴门中藏着一味叫“清欢”的药，它在时光的磨洗中被

熬制成了凉茶，年少时品一杯，品出了血气方刚的简单与无畏；中年时品一杯，品出了时光易逝的无奈与劳累；暮年时品一杯，品出的是疏淡闲逸的平和与朴素。

“繁华尽处，寻一无人山谷，建一木制小屋，铺一青石小路，与你晨钟暮鼓，安之若素。”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，但于现实而言却很难做到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修一颗云水禅意的心，在烟火的气息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在窄窄的阳台上种几株花、在暖暖的午后泡一壶茶、在雨夜的时候听听雨、在空闲的时候读读书，让心得到安宁，在凡尘俗世里装上一扇柴门，生着微微炉火，熬着淡淡清欢。

天凉好个秋

朱薇(四川)

在你耳边轻声呢喃，你便和秋愉快地互动起来，用喜出望外的快意回应着那丝丝入扣的凉爽。继而，悠闲的秋渐渐沥沥地敲打着芭蕉叶，你透过朦胧的雨帘，看河雾缭绕、烟岚蔼然，远山青翠若隐若现……被秋雨洗过的阳光，少了些骄躁多了些敦厚，被淋湿了的秋风却像调皮的玩伴，撩了把冰凉的河水偷偷地滴在你的脖颈上，一股凉意冷不丁地从后项传

至全身，你不禁缩紧了双肩抵御那突如其来寒。

“一场秋雨一场凉，十场秋雨加衣裳”的民谚清凉着人们的渴望，也滋润着被夏日暖熟了的瓜果庄稼。一天凉似一天的秋，渐次染黄了广袤的绿野、深透了苍劲的蓝天，她用双手为农人捧出五谷丰登，却让自己变成了巨大的摇篮，把聒噪的知了慢慢地哄睡着了。尽管有絮絮叨叨的秋雨没完没了地

倾诉着心事，而桂花却总是如期而至，就像每年七夕在鹊桥相会的牛郎织女，香气袭人的桂花总是追随着秋的脚步，走过千年，矢志不渝。在秋风的推搡中，桂香忽浓忽淡，甜甜地缭绕着你的鼻息间，无形的秋也便有了浪漫的身姿，渐渐地融化在你的眼底，晕开你紧蹙的眉头。

看夕阳斜照，杏林浸染秋色美，天凉好个秋。

稻舞金秋

苗青(广东)摄

